

下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涵題

童

錦

局

書

張遼威震  
洧遙津

左慈擲盃  
戲曹操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九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龍弔喪

未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為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為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為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為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蓋惟是苟愛我者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也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元直德操並稱卧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為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為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立德極似鄧禹之

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耒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為龐統所笑矣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裨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卽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金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不獨不容於小卽以小人助小人不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為小人之戒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九

聖歎外書

卷二十九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龍弔喪

未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為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為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為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為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宜惟是苟愛我者而不能我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也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元直德操並稱卧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為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為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立德極似鄧禹之

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未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為龐統所笑矣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即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立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為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

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

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

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

書至惟兄書到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

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

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

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讐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乘虛而至江南釐粉矣

亮不忍坐視妙極持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分極而嘆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

以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乃仰天長歎

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略不起蓋其識壽壽三十有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赤壁遺雄烈 青年有俊聲 絃歌知雅意 杯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眾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聞周瑜死放聲大哭折視其書



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効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之備為記因瑜以備為虎也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在荊

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

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料死又亮觀能料生

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為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預為亮能伏謀

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

孔明中與吳國公赴會一絲有胆乃與趙雲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

肅為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遙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

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

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酹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祭



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馳騁定建霸業割據  
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壻不  
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酒自如  
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哭君早  
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  
肝膽悲夫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連亮也不才巧計求謀助  
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傳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  
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驚嗚呼痛哉伏惟  
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

哭且不能助我以致  
曹乃真哭非假哭也

眾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

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

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為魯肅處處  
是真人心

後人有詩歎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絲素履

一手揪住孔明白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

乃鳳雛先生龐統也

孔明此來正為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而去  
偏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顧瑯偏用統妙甚

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

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

荆州共扶立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不便傳歸孔明自回

荆州却說魯肅送回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即瑜有

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

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

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現在江南何不重用魯肅曰已極力推舉權聞

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

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

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乃問曰公平

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

之才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又怪其乃謂統曰

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

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後思四十主公想

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

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

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

投曹操去也曹操曰此明珠投暗矣可往荆州投劉皇叔必能重用統曰

欲如此前言數耳肅曰某當作書來薦公輔立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

曹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嚴肅書遂往荆州來見立德此時孔明按察四

郡未回門吏傳報江東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立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

立德長揖不拜立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曰此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

易統不即取出曹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妙有身分

若本曾入門而先傳是矣立德曰荆楚猶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

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立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

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為樂一應錢糧詞

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立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立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

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

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同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

獨不見縣令因飲酒廢事無以迎候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

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

不起縣有臥龍先生傳言臥龍先生是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

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

統

衣冠不整扶醉而出

故作飛怒曰

吾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馬敢盡廢縣事統笑

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

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

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

此為

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卽喚公吏將百餘

目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背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

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

此為

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

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

此為

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曹操

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

此為

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

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

此為

統乃將出魯肅薦書

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

此為

飛顧

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

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

此為

玄德拆視薦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

孔明曰近治承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

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却

未得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割塗倦於視事立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請龐統到荊州立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而封書作兩次取出立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立德喜曰昔司

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

此兩語中語

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

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

以上按下左傳

一連早有人報

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

北伐曹操聞之遂聚眾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

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訖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

應四十八回中事

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

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

奉因劉備南出孫權又因孫權誘入操大喜即日遣人賁詔至

西涼召馬騰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為天水

關中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

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平因討賊有功拜

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

又補叙馬騰原居

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

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立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立德屢敗我又僻

處西涼未能協助立德馬騰一向不與今聞立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

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其志馬騰兒子

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馬超曰汝自統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

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馬超曰汝自統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

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

也馬超曰汝自統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超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

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在後接應

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

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

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

吾就應付糧草與之使是為之計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

琬死於李催郭汜之難又稱數十回前嘗懷痛恨之害於此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為欺

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

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前馬騰見書詔時馬騰正望曹操入城騰

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

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處斬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

承恩其手再三慰之不肯言不料其妻李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

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

回意甚憤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

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知

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

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謝安人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

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

家老小擊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旂

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旂開處弓弩齊發一將

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雨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

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兩殺却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

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死了一個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

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

子一齊綁至重泉七人之外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証馬騰大罵曰豎儒

誤我大事我不能為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

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讚馬騰曰

第一才子書第五十七回



父子齊名

忠貞若一門

招生國難

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胄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眾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十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說下西涼一連曹操殺了馬騰等

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

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殺孫則亦劉方約馬以拒

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讎為父也非為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讎為父也亦為君也公也馬騰為衣帶詔而死則騰為忠臣超為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為孝子而亦為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為賊誤書之為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為得之

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是豈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真能報讐矣遶樹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固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胆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為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救敗

則洪興緒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為劉備亦不為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都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即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中原而四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兵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為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眾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而前使馬超伐吳意不在吳而在蜀也至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二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淝張遼準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立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立德其言必從且立德既為東吳

之婿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慮矣

玄德見孔明

玄德見孔明

惟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

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將魯肅書與

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視東

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

者去了玄德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敵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

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眾必

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無暇下江南矣馬騰死後使

却偏因曹操伐吳餘備求救

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

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

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眾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

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

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接夢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

超驚問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

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眾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及德書超

忽報荆州劉皇叔遣人賞書至

為超正氣

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曹操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讐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眾以逼操之前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興廢亦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

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馬超正欲起兵韓遂之使忽來投書又其書云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

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曹操書云馬超用可為曹操殺害於韓遂用張魯一實超拜伏於地

曰請叔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勢有此書此來使為下文詐書伏本超拜伏於地

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與兵吾當相助曹操之勢是虛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

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

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

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相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

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實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

合繇大敗奔走只留馬超字子龍與韓遂有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

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河壑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

十日不能攻進韓遂計曰長安城上土厚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

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垂手可得

卽時差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後斷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

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我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

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

卽此便是

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

此時龐德已

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說鍾繇弟鍾進把守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

急來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

龐德入城不用時提至此突如

鍾進措

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

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

長安不敢復議南征

照應前文曹操不以此爲起救之而實爲應之也

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

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

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

洪失策

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

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

把曹操三代辱罵

又一

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

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

陳琳罵操以筆馬超罵操以口筆止一筆口有萬口

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

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

之

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

棄馬拋戈而走。洪迤迤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車。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城外見馬岱關中見徐晃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衝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言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機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是你須臾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公之時眾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兵直抵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操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敷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盔，手執長鎗，立馬陣前。操見超上首龐德下首馬超，掃睛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當活捉生啖汝肉。」此數句曹操一應盡說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關到八九合。



于禁敗走奔斜谷迎戰二十合方散走尋逢出迎趙雲成文戰數合之中一槍刺李  
通於馬下超把槍往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  
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  
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卸脫下紅袍操脫下紅袍時曹操已無所恃又  
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劍斷其髯操斷其髯時曹操已無所恃又  
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頭而  
逃此處少說公童大馬超也其手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愴惶脫錦袍劍割亂髯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超大驚左右將救見超趕來  
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  
從後使槍搠來操遠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此處少說公童大馬超也其手後人有詩曰  
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  
得命走脫操得命走脫時曹操已無所恃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  
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家却得  
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  
馬超之手也此處少說公童大馬超也其手後人有詩曰遂喚曹洪重加賞賚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

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槍當遠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使刺者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諷刺）過了幾日，細作報來：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諷刺）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有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諷刺）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威兵在此，賊亦全部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若得一軍暗渡蒲坂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還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此處有分兵之計，易為通曉）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奉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坂津安排船隻，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隻，欲渡河北，必將過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沿河拒住北岸，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此處有分兵之計，易為通曉）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此處有分兵之計，易為通曉）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渡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路軍前

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內時目光初起搦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

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無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

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

鬧只顧自顧不顧馬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

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到百餘

步只顧自顧不顧馬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

板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船傍手盡折倒於水中

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許褚負操下船馬

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邊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遠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

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以此引元於賊無情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

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

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以旗包頭以掩遮身不測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

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

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元虧了個虧了旗虧了

丁水牛一牛牛一牛方到北岸便把船後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

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眾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

笑曰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

人稱曰

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

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

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

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為寨腳賊若來時陳

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南以兵誘之賊

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

但為自守之計是示之以弱

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

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遠極壯之人為帳前侍衛名曰虎衛

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

典韋已死今救曹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

過人人皆稱為虎痴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

我後可連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急難剷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

不得渡河乃為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為先鋒跟

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奔河南操令眾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

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翻身一跳躍出土

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

為龐德等所殺後文戰關公伐華

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

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永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

投東南而走

曹操走

曹操走

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

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和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折了一人起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遂遣人將眾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遂遣人將還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遂遣人將馬超却自背後與龐德馬岱兵分三路蜂擁而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 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採書聞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鬪之亦不過以勇鬪勇耳。馬勝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聞，而兩人則可聞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聞，而兩人之分則可聞也。然而聞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聞之則又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云。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晝。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間。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敘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



操而誤封草稿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有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眾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為眾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為眾將之所嘆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  
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眾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太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為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為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槍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曹操曰汝之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圓睜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即誰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曹操曰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曹操曰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騎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痴曹操曰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槍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痴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曹操曰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槍接戰關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關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曹操曰兩軍大駭兩個又關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槍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槍攔住兩個在馬上奪槍許褚力大一聲響勒斷槍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曹操曰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飛騎橫衝直撞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引

中兩箭

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

反則之謂也

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痴也却說曹操

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

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

伍員不死是不得安曹操其有繼之體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甯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

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

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

中遙見曹操就撒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曹操在寨中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

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

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議和

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

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

割地請和之事曹操反間之書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

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

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賈詡明為曹操設操撫掌大笑曰天下高見多有相

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

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准  
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是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是分  
頭踴躍以防其詐由下分關及關之計使曹操疑其入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  
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眾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  
騎於中央韓遂卻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  
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  
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  
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  
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  
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  
相故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  
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  
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  
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尚未足聞二人某有一策可令韓馬自相讎殺操  
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就韓遂中

豫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有若  
看見上面要緊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其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單  
騎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  
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韓遂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  
送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  
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道了  
詳細先改抹了韓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  
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  
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笑出一槍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  
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候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  
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  
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致意將軍之言切莫有悞言  
訖便回馬對諸之疑疑則必生亂超聽得大怒挺槍驟馬便刺韓遂五將  
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  
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有陵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

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

曹操成其願在曹公許都中

遂曰吾與馬騰向曾結

為兄弟安忍肯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

遂乃寫一密書遣楊秋來操寨說投降之事

假書投州在書曹操大開地宜

操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

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

言其事約應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

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

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

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

將許在周郎帳中所說之說也今馬超在韓遂帳中所說之說也

搬運

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剝

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已被砍落

手落不是馬超手是韓遂手

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

將圍繞瀾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剝倒梁興

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

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

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散

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

方知是夜

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槍縱馬逐之李堪挺

槍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



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

三前中又去其一曹操欲用此計

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

回橋上駐紮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突射馬超超以槍撥之矢皆紛紛落

地超得馬超可畏超令從騎往來突殺爭奈曹兵團裏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

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超墜於地上操軍

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地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

戰馬與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晝夜

務要趕到馬兒如得首級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此是地取將得令

各要爭功迺遶道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散去兵走不上

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長下馬超曹操親自

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眾將畢集韓遂已無左子做了殘疾之人

曹操與同為相國為之一笑曹操就於長安歇馬投韓遂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

五折止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還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

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

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此是地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

定不可久留君當為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固領兵屯冀城以防

馬超此是地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

馬超此是地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

臯辭而去眾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  
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此賊用兵之妙也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

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

守而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築土城

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吾乃巧用反間蓄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此曹操用兵之妙也眾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

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

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此曹操用兵之妙也眾將

拜曰丞相神謀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

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為京兆尹與淵

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此曹操用兵之妙也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此曹操用兵之妙也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

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

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此曹操用兵之妙也張

衡死張魯行之此曹操用兵之妙也魯在漢中自號為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為

鬼卒此曹操用兵之妙也為首者號為祭酒此曹操用兵之妙也眾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此曹操用兵之妙也以誠信為主不許欺

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以

祈禱之事者號為監令祭酒

俞出

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

三官手書一通焚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

三公

人公與天官地官水官前後又通遙相對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令之備通替人家作好事每以鋪陳鋪

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

此等好事

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

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

守通進貢而已

張角稱天已死黃天當立今張魯在漢中亦別有一天

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漢寧王

曹操諸軍以為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口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

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

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

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

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馬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

第一卷中

明引至此方纔敘明來應前文益州太守趙韞等共保劉璋為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

劉衣與璋有讐劉璋與張魯有讐彼此逐逐相劉張魯劉璋在曹操青

梅煮酒之時劉備已說出兩人名字至此方纔敘明來應前文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璋使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時龐義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眾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 致引荊州豪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脩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為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為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為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玄德玄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狎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荊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玄德更不敘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為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

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西川畫圖一幅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略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為之先容為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

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荆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荆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荆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奪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為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眾君子之爭曾不以為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顴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說張松說人皆不可信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為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

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

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

此句自曹操口中說

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遣張松

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

此圖為記永年張松所出西川不與主

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

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有此一

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

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曉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

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

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達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

此句太平而曹操者

操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謂太平耶

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

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

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詭倭之人也

曰汝川中不會詭倭吾中原豈有詭倭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

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智

識過人松知修是個古辯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

松言語譏諷遂遷出外而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

松言語譏諷遂遷出外而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

主之命難赴湯蹈火而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如何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

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

不斷田肥地美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

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語示之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

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計豈能

盡數又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

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又修又問曰公近居何

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現為丞相府主簿松曰

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為世

乃為曹操所用但操曾執楊彪足見其為松笑耳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

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不曰所據之勢而曰眼緣之才亦是楊修之語松笑曰松聞

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

開發明公耶魏笑楊修又笑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

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

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兵為書張松又以此為兵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

做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做十三篇便不得謂之新書公歎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



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耳

今之誦他文字以為己者俱不合張大年見之

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

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

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

不是曹操誦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誠張松誦去了

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

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體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

文章貫太虛

百家并諸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

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補衡何不

納張松

題三十

操曰補衡文章播於當今故吾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

似懸河辯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

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

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

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雖不皆曹操之徒也

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

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

操將之以文書

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

衛雄軍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

各分隊伍旌旗颺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

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松曰此物之

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

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

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

容逢關羽割髮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此當南漢笑亦大快心

古人亦當笑矣操大怒曰豎儒焉敢揭吾短處喝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

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

出有此一翻受偏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奉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

誰想如此慢人起一個西川亂棒打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

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

主見一個主顧不着於是乘馬引僕從往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

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裝軟鞍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

也那時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明明是孔明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

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雲聊

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

果如此明在孔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

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

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是孔明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

坐須臾排上酒食二人殷勤相勸又孔明相見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

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隊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

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孔明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

耳恨雲山遙遠不得聽教今聞回却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

仰之恩實是萬幸孔明大喜連上馬並轡入城至尉堂上各各施禮分賓主

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閑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孔明教松以言挑之

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

是東吳女壻故權且在此安身孔明曰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

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兩郡其他皆漢之蠹賊却都恃強侵

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孔明曰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

敢多望乎孔明曰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

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松曰不然

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州中之事孔明曰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松辭去玄德於十里

長亭設宴送行立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劉山家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淚也

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

虎路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口說荊州不可居尚未能出而用求亦自是引路立德曰故知如此但

未有安跡之所此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

起荆襄之眾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至此文句不得只得如龍虎山立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

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法松明說此已是一語了松曰

某非賣主求榮此四字為下文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

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

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此句明公明公先取西川

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

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此句明公立德曰深感君之厚意

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此句明公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

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此句明公立德曰備聞蜀道

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連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句明公松於

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立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此句明公立德

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關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

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蓋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

州時可將心事共議又引出兩人立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常流他日事成必當厚

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

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

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

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心相

同又何疑焉少頃蓋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

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立德不可

三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

往荆州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

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便張

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

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便為

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

法正蓋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蓋達領

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

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

衡現為劉璋府下主簿此時劉璋在蜀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為援汝何出

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未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

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宜肯

伏低做小與部曲之度則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

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蒙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謀可先斬張

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

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燃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

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王累之弟王德也

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賢欲

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

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

矣王累之言史切於前惟故其璋叱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

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折封

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立德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  
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  
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  
狂寇永為唇齒自有重酬即以前書不盡言當候車騎

立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立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

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前張松未嘗三顧之今日始見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

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消將

一提不必更立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鯽鰓尚存一枝狡兔尚藏三

窟何况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李王係備同宗不忍相圖設言欲得而川法

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李王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

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還免先得之說乎將軍欲取某富效死國今又

得一立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立德獨坐沉吟統

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立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

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

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知此意立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不致取劉表若以



小利而失大義於天下吾不為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此處說封大國後乃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此川之事又非魏延之耳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七回中書漢之於此處接來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看拜見。玄德說劉益州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結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所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或於此時明諫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聞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銜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前權之語落黃權之心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

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即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賓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

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

虎於門也牛賊後來事主他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

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請將特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

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偏是情國之人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

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

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如此諫去劉璋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稽首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

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

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

亦幸甚

劉璋看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

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義同於王累而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

軍已到墊涪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

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立德皆用好

言安慰

宋使

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

圖之機會切不可失

張松之計太狠

統曰此意切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

有變

統直欲升

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立德兩

軍皆屯涪江上立德入城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

情初見劉璋而

漢書以將欲取而川故有所不忍而無誤也

宴畢各回寨中璋謂眾曰可笑黃權王累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

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

矣

且是劉璋

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

此使人知其開

時部下將

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

測還宜防之

後來此四人皆死

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眾皆嗟嘆而退却說

立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立德曰季玉真誠實

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

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為

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

勸我劉璋孔明立德曰季

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

不曰王者不為王

更不為王

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

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為也

不曰王者不為王

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

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己乃順天命也立  
德曰劉季王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讐  
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馳驅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  
遷延日久大為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為他人所算法正之言取之利法正之言不取之害更進一層不如乘此天與  
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為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 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立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立德之所不欲為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其一，便可傳為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為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為之後焉。嘗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此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讀已。

孫夫人在荊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攜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是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為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為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併西川以圖富貴

是千金之

璋曰汝等無聞吾兄弟之情遂不聽目與立德歡敘忽

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使請立德往拒之立德慨然領諾立德引本部

兵望葭萌關去了眾將勸劉璋令大將堅守各處關隘以防立德兵變

不從後因眾人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立

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

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

此計但說得好聽須知荆州有孔

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

一生惟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苦勸兵吾女性命如何

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是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喏喏連聲答曰

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眾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

荆襄何日可得

聞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二

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

就教帶來立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

權曰此言大妙善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聞我兄今可差他

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程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客商分作五船

善使人扮客商分作五船於此處見有一引子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

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

太病危洒淚動問不是夫人是婦人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

得邊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阿斗不是夫人之養子是大將軍之子夫人曰皇叔

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

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

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

孩子阿斗載在車中昔日長坂坡前斬了一個死夫人送來今日荊州城內殺了一個活夫人取去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

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

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踐行視之乃趙雲也宋得安凡阿斗曾

目此去如取諸其懷而會之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

趕來前吳將趙夫人是吳公子孫夫人是吳公子孫夫人是吳公子孫夫人是吳公子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

士一齊開船令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順風水急船皆順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

任從夫人去這有一句話拜藥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



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

所坐大船追趕

漁船只取得今午消息

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

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虹劍在手分開槍棚

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

此一躍之功

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船中見夫人抱阿斗

於懷中

若水書曰在手腕中

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

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

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顧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

人子

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

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

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

定然是昔日喝

雲曰若不留小主人縱然萬死

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掣

子龍前時救阿斗是殺曹男

了阿斗抱出船頭上

欲要傍岸又無帮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

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

前時了男婦今

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梢

挾住舵只顧放船下來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

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排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

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

不識字兒看

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

叫嫂嫂留下姪兒前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涪江峽口正撞着吳船急

忙截住吳船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

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夫人火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

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哥哥回來

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

為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趙雲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

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思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

雲回船三人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孔明見阿斗已奪回大

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立德却說孫夫人回吳具說張飛

與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誰

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此處只說孫權取荊州之法不說於女也正商議調兵忽

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誰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

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誰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

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折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林陵言林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為萬世之業孫權覽書

哭謂眾官曰張子綱勸吾遷居林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速治建築祭石頭城孫權曰呂

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

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

夜併工刻期告竣操下却說曹操在許都感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

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葉可及也操感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百姓

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董昭曰

今又請加九錫金乎曹操曰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大馬六匹一車一丈八尺也二衣服天子之服赤黃袍也三樂器琴瑟也四朱戶朱戶也五

納陛納陛也六虎賁虎賁也七鈇鉞鈇鉞也八弓矢弓矢也九拒邑圭璽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常懷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

以德不宜如此荀彧曰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常懷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

一人而阻眾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操曰荀彧曰豈可以

荀彧曰豈可以

荀彧曰豈可以

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

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曹操有

或止有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漢武帝賜食於周亞

食也人謂以空盒賜彧或謂彧亦無有年五十歲後人有詩嘆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歿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彧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

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幡無數不知兵聚何

處方見戰雲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

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著孫權左右

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景升子劉禪而操罵之

奸雄當鎮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

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人碧眼紫髯眾人認得正是

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

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

方回曹操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眾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

三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曹操之寨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

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

操心中鬱悶

開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

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

夾濡須水口為塢難於攻

擊不若且退兵回許都別作良圖

操不應

程昱出操伏几而卧忽聞潮聲洶湧

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

輪太陽對照

日有三正應是足之象

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

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

此三輪皆當作一夢

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

餘騎逕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

甲操視之乃孫權也

孫權之夢夢日而生權曹操之夢正測權之夢三十八回中事於此應出來

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

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

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扶

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

權曰

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

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

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眾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眾虎

衛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

紅日之應久後必為帝王

正與操相見

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

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

省掉

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

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之舟中如在岸上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眾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自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決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退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操以權為英雄惟亦以操為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

操與權相亦英雄苦云不虞便是欺人之語

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

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

赤壁之火而退操引大軍而回

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眾

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

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投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

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

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麾之

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立德初以徐州為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荊州為家而操爭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真為立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荊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荊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城三曰回荊州夫回荊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為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為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為下計立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為上策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實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脫之兄弟且然而况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為之三嘆

立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罔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罔則凶為將之道固然將將者



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為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鬪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為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玄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玄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瓚之謁紫虛冷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義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

著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

前者玄德欲取孫權而致書於馬超是不疑之說今者孫權欲圖劉備而致書於張魯是不圖之圖

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

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

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為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

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

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

破曹操

操之書以劉備為名玄德之書以劉琦為名

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

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

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

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為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為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

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

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

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

人乃零陵丞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

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

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為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惜財

吝實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

主公只以仁義為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

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襲

成都此為上計

回荊州為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

向成都此中計也

苦況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此句之妙 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

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

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

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

引兵至青泥鎮軍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而會時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

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

玄德此時不曾知松心

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

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

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

此書乃松所藏

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

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昨松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

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

為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且言弟張松與劉

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

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

誰知書信洩天機

未觀玄德興王業 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各關去訖

若依此上計則

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

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

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

關正欲於送行時殺二將二將亦欲於送行時殺玄德此正是關二將知己不知彼也

楊懷曰此計大妙二

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

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

是時若彼不來便起兵運取其

關不可遲緩

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

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

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軍送行來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

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个也休放回

為下文

二將得令而去却說

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擔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

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

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

玄德不肯自飲是

二將飲

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

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

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

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

亦將寶劍以

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

曰二人本意欲害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

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

聞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眾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卽

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致走遠人正為此輩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

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卽時開關大軍

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說得兩人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隨卽分兵前後把

守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本史出真蹟○玄德在劉表席間說此言

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

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以紂此劉璋又稱之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亦有左

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

穿衣陞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

日之言惟我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一語亦得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

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水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結信王遂聚文武

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

過也璋遂令劉瓚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城以拒劉備四將行兵

之次劉瓚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

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正廟緩時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

野之人乎是大丈夫語瑣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

避凶何處避之有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

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姓張名樵夫問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見紫虛上

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

咎劉瑣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瑣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鳳雛墜地卧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

泉

劉瑣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四人無一生還瑣又請

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瑣曰仙人之言不可

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張任不降之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把守各

處隘口劉瑣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著二人守城二

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紮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

劉瑣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冷苞以二萬兵劉瑣張任守護雒城

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

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紮下兩個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

寨棚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此言不虛立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

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是言忽帳下

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立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

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攬越魏延曰老將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

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此言不虛因此願相替本

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我老敢與我比試武藝此言不虛魏延曰就

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轟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此言不虛立德

德急止之曰不可我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失須誤了

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

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此言不虛於是

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

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此言不虛立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

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

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

喜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此言不虛軍士得令都飽

食一頓馬摘鈴人銜枚搃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



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被後漢先宜古之左魏延好勝觀今之報遠是通者何當天天色

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少歇排立金鼓旗幡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

冷苞已有准備了如此早去又有預備可謂夜半無聲起又有早行人一聲破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

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

抵擋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

軍大敗正為爭功大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喊

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此言至死

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

救一員大將從山坡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先聞其聲後見其人舞刀直取冷苞

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後

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

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

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喝道寨子我已奪

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更乘勢奪了鄧賢寨子此言冷苞兩頭無路取

山僻小徑要回離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絆舉把冷苞活捉了此言原來

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个正著用索

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甲卸戈者並不許殺害

如傷者償命又諭眾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

於是歡聲動地放回之人又將為水取之地希冀其生黃忠安下寨脚還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

德即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

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

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為生死

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

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

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復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

馬匹逃回今人有言沒體面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眾

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為輔一人

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

雷同二人為副將三人皆為劉備所用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著具言前事吳懿曰

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太急前面寨

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渰死劉備之兵也

熱人用人笑

吳懿從其計。卽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令苞領命。自去準備。

決水器械。却說立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

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與兵不從張魯一邊來却從立德一邊聽得此有來之法立德驚曰：「若

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

理。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立德問何人。達曰：「此

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立德大喜。卽時

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立德此時腹背受敵。亦大危事。却只使兩人去當後路。令人意欲觀其後也。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

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髮短而心甚長衣服

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牀上。龐統甚疑之。再三請問。

其人曰：「且消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作令人聽不出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

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作一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

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有陞階

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為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0



線

857.4523

6546

19

v.11

舊籍